翠袖乾坤

文潔華

愈夜愈美麗

朋友說：「您不能半夜三點還在傳送電郵的，要睡眠，深夜不睡會傷肝。」

我知道。但暫時自己的構造還是以此為順適。

我有一群夜鶯朋友，其中一個說：「晚上就是捨不得睡，夜闌人靜時是我釋放的好時刻。」她辭退了工作，日間要照顧哮喘的女兒，還有年老多病的家姑。晚上，所有人都入睡了，她會爬起床，開電腦，做各種各樣的瀏覽、投資、寫作，或許還有網上交誼。

家住大學宿舍，對面樓都是深夜不寐的大學生；他們活躍到天亮，難怪連早上十時半的課都難參與。我算是最晚睡的舍監，就當值夜班，有事發生一馬當先。記起從前中大崇基學院的兩位老師：沈宣仁教授也是夜鶯，校園宿舍對面是何秀煌教授的住所，沈關燈時正好何着燈，開始一天的日程，時為清晨五時。有夜鶯與知更鳥當老師是我們一生難忘的回憶，他們各有各精彩。

為甚麼愈夜愈美麗？自由、解放、開拓心靈的空間是真確的答案。對於如我這般信守「快樂就是責任的完成」的人，一日之計在夜深。清理工作在夜闌人靜時最有效率，還可以遺忘世界，回到自己的內心來。日間儘管行屍走肉，忍受煩囂，對諸種不滿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入夜了才抓住了存在的豐滿堅實，人生才又立體起來。

夜鶯最大的損失，自然在錯過了清晨的露水。也曾想清晨到灣仔和旺角看報販迅速地作業，吃香滑的白粥油炸鬼。聞說這些都是人生的美好，死亡不屬於清晨。但這是個人的結構，改變了便是另一個人生。

古今談

范舉

下一個被炒熱的「冬蟲草」

金線蓮對小兒高燒不退、咳嗽、哮喘、急驚風效果很好。對於婦女，金線蓮常煲湯飲用，能排毒養顏抗衰老、調節內分泌、調和氣血、生津養顏。

對於有乙型肝炎的患者，除了按照西醫的方法治療之外，如果以金線蓮全草煲豬肉湯，也很有療效。

一些青少年，面上長出了青春痘和粉刺，服用金線蓮、海帶煲湯，立即皮膚光滑。

平日體虛的病人：全草適量，水煎代茶頻飲，或燉兔子服，效果較好。

肝癌的病人：金線蓮六克，太子參、丹參、白芍各十二克，生甘草三克，水煎服。

有血尿的病人：金線蓮六克、白茅根各十五克，水煎服。

有糖尿病的人：金線蓮三至九克，水煎服。

食療食譜也多式多樣。

金線蓮燉雞：金線蓮六克，母雞一隻，燉服。治療風氣膝痛、肝炎等。

金線蓮豬心湯：金線蓮六克，豬心一個。主治：小兒急驚風，咳血、支氣管炎、腎炎、膀胱炎、糖尿病、血尿、關節炎、泌尿道結石。

金線蓮排骨湯：只需金線蓮配排骨枸杞、有營養又能降肝火。

在福建省和江西省交界的北部地區，是窮困的山區，近年已經出現了農民種植金線蓮的行業，能夠大大改善收入。金線蓮的一種叫做多糖的藥效成分的產生需要足夠的光合作用，金線蓮的需求光線為三千至五千個單位。人工種植光線太強烈，金線蓮會死亡，如果光照量不足夠，藥用價值則會急劇下降，如何掌握得好，正是種植的關鍵。

福建市場的做金線蓮種苗的種苗場日益增多，種苗品質出現分化，口徑越粗大的越好，A級優秀：瓶苗株直徑達到3mm；B級合格：瓶苗株直徑2.5mm。種金線蓮瓶苗最怕瓶苗細細長長，多數種不活。

福建以金線蓮為人工種植的主要藥用作物，不斷宣傳，不斷炒熱，並有認為金線蓮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冬蟲夏草的說法。二零零八年時，人工種植的金線蓮、福建產的金線蓮鮮貨每斤還不到二百元。從去年年初到年底，金線蓮像當初普洱茶、紅茶一樣價格高漲不停，很多野生金線蓮一斤漲了一千五百元，已達到九千多元了。人工種植的一般價格一斤在三千元之間。因此，福建民間往往以此作為過年的送禮物品。福建善於經營中草藥，善於包裝，點石成金，可見一斑。

琴台客聚

葉輝

一方寸的寂靜

你在一幢十六層高的樓宇前停下來，抬頭尋覓一個記憶裡的單位，卻看見一點點沾滿灰塵的綠意，露台上有一個甕缸，長出了一棵枝繁葉茂的樹，背陽的角落閃出幾朵小白花，生鏽的鐵欄杆纏滿了潤綠的藤蔓，老房子有破落的簷和牆，有燕子飛來飛去，發霉似的氣味彷彿殘留着花香和飯香……

你在這無人的房子裡聽到一本書留下的心跳。漸漸就想起來了，那敢情就是美國錄音師戈登·漢普頓的一本寂靜的奇書——對了，寂靜並不是無物存在，倒是指萬物皆存在——那本書叫做《一方寸的寂靜》。

城市的角落匿藏着繁衍不息的生命，有點蒼涼，卻分明聽見數十年如一日的市聲，你可以想像，那是時光往復來回的憑證。可是你無法辨認出老人的住所，於是記憶便開小差，悄悄溜到小市集去了。

很多年前，一個故事說：人到中年的愛德華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有這麼一天，可以跟失散了三十四年的一隻小龜重逢。失去小龜那一年，他才七歲，以為從此與那隻小龜永別了。人與小龜三十多年後重逢，恍如隔世。人老了，龜大概也老了。人龜重認，原來只憑一個小小的白色斑點——那是龜背上的一個小記號吧。那是一個有情也有靈的世界。人若無情，恐怕會忘記了龜。龜若無靈，也不會在三十多年後尋回主人。

依然是灰暗裡夾雜着俗艷色彩的老房子，至少有十多年二十年沒有到過這地方了，你憑記憶走過小市集：有些房子長滿了灰痘的斑痂，有些卻漆上了紅色、紫色、藍色或綠色的外牆，白色、橙色或黃色的窗框和欄杆，你依然認得洋服店裡有個駝背的師傅，紮作店裡有個永遠不笑的胖子，窮巷的巷口是個舊書攤，巷子深處有沸騰的豬骨粥冒着老散不去的白煙……

你以為轉入橫街就是那個小市集，可是只看見一個小公園，小攤檔都消失了，只有一些花棚，一些矮樹，用鐵網圍着的一塊小草地，那兒就是「一方寸的寂靜」嗎？記憶中那兒有一個白鬚老人，一邊喝着雙蒸，一邊沉思，忽然大喝一聲，噴了一口酒花，便筆走龍蛇寫出一幅大字……那老人、那雙蒸和那大字，後來也消失了。

很多年前，一個故事說：布蘭德先生七十歲了，五十年前，他當兵，是美國駐英的少爺兵；他風流，搞上了一名女售貨員，女售貨員並且懷有他的骨肉。五十年後，布蘭德老先生良心發現，在英國一份報章上刊登一封信，對那個被他拋棄的英國女子說：「對不起……我已經老了，有愧於心，希望悔過為時未晚……」他老了，英國女子也老了。那是殘酷世界，那封信只會勾起老太太早已遺忘的傷心往事。

人有一天消失了，事物有一天也消失了，故事完了，但並不是不再存在，留下來的，是「一方寸的寂靜」嗎？戈登·漢普頓先生告訴他的讀者，「一方寸的寂靜」就像時間一樣，彷彿從來不受任何干擾，彷彿永遠存在：「我們只要敞開胸懷，就能感受得到。寂靜滋養我們的本質、人類的本質，讓我們明白自己是誰……」

百家廊

王珍

人生懂事難得幾載

看到院子裡所有的蠟梅花都開得繁茂，只有我家門口那株零零落落不茁壯，往年也是。我多次問過老媽為何。老媽也就多次揭發：是你爸爸總喜歡亂砍亂伐的結果。

這個老爸！似常犯這樣的錯誤。當然，老爸自己不覺得是錯誤，他自認為他參軍前的兒童時代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卻不知他那點業務水平早就out了。記得我小時候每次企圖在陽台上種個仨瓜倆棗的，都被老爸無情辣手摧毀，害我老是種，卻總是顆粒無收。

我的心中萬分鬱悶，卻是敢怒不敢言。怕老爸的軍閥作風會導致棍棒加身的嚴重後果。有時，實在氣不過，就挑個老爸心情稍好的時間，一邊種下帶有我夢想的種子，一邊下咒：誰拔掉我種的東西，誰就是熊貓。我不敢帶別的詞形容老爸，想，熊貓是國寶，老爸不見得會動武吧。但老爸根本就對我的咒語不加理睬，該剷除的一樣剷除。

長大後，我漸漸明白：倒不全是老爸破壞的，是因為自己種下去的「種子」幾乎是不可能結果的——我的「種子」常常是我喜歡吃的話梅核、冰棍兒的棍子、炒熟的花生等，但我那時堅信：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種我喜歡吃的東西就會長出我喜歡的東西。我就是這樣癡迷、幸福地憧憬着生命的奇跡。

但是奇跡終究沒出現，我卻把所有的抱怨都強加於老爸的破壞。

如今，我是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夢了，再也不怕老爸了。我都敢義憤填膺地當面「怒斥」老爸：你看，我家的梅花最少、最難看！

老爸很不虛心地據理力爭：你仔細看呀，不是有幾朵花嗎？不是蠻好看的嗎……

老爸的樣子讓我聯想到我天天樂此不疲地玩着的QQ農場，裡邊有一塊廣告牌：「哥種的不是蘿蔔是寂寞」，還有一塊上書：「姐種的不是牧草是煩惱」。於是，我猜想，老爸在砍伐、修剪的是不是也是寂寞，或許是煩惱？

就這樣，從年幼無知到少年叛逆，從青春無畏到成年無聞，我總是在抱怨：老爸粗暴、老爸不理解我，老爸固執不聽勸告……卻從來沒有去解讀過老爸的心。等到終於懂得：孝順是為人之道時，卻依然沒有找到如何盡孝的好方法。

和許多人的想法一樣：父母養大了我，現在父母老了，我能賺錢養活父母了，這就是孝順。這樣想、這樣做，當然沒有錯。過去，由於社會生產力的低下，物質匱乏，溫飽是過好日子的追求目標，因此，關於孝順的許多經典篇章都是圍繞着衣食住行這個主題展開的，那些孝子的楷模多為解決父母的飢餓病痛問題，甚至可以捨棄自己年輕的生命……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階段，衣食住行已經不是我們生存的主要問題，我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都在不斷地提高，孝順的內容是不是也得跟着水漲船高呢？

曾經聽過台灣國學大師傅佩榮講過他自己的盡孝故事，他說自己在工作後，就給媽媽錢。因為小時候家裡孩子多，很窮，一直缺錢。所以，他以為給媽媽錢多一些她就會開心。所以不斷給媽媽「加薪」。但媽媽並沒有高興，她說，你給我錢多沒用，因為我現在癱瘓了不用吃太多的食物，也花不了多少錢。

於是，傅先生就想「揚名聲，顯父母」，他在外面開講座，上電視，出了名。他想，這回媽媽應該會高興吧？可媽媽說，你這個有甚麼用呢？別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媽媽。他問媽媽，你要我怎麼做你才會開心呢？

傅媽媽想了想便說，你讓我快樂只有一個辦法——陪我打麻將。傅先生就特意去學打麻將，每到星期六就去陪媽媽打麻將。他發現，打麻將時的媽媽比健康的人還有活力。傅先生還很「藝術」地輸錢給媽媽。他說：「父母把我生下來、把我養大，我現在陪父母打麻將，輸一點錢叫天經地義。」

這位精通孔孟、老莊之道的國學大師，在傳承、弘揚中華五千年慈孝文化的同時，與時俱進，把孝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提升和刷新。

如果，今天的我們，依舊只是跟羔羊比跪乳，跟烏鴉學反哺，依舊以「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為藍本，這樣的孝順顯然是過於低級了。因為我們孝順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的父母長輩生活得幸福、開心。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是不是衣食無憂了就算是幸福生活了呢？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說，現代品質生活的內容當然不止是溫飽，除了物質的層面，更有精神的需求。而我們所需要的，同樣也是父母們所需要的生活內容啊！

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老媽總是告訴我，你爸爸常常因無聊而打瞌睡。而我因從小就對過分嚴厲的父親心懷畏懼，除了必須的招呼之外，一直都和老爸沒有多餘的話說，甚至打電話回家正巧碰到老爸接的，也就簡單的一句：我找我媽。其實，我能感受到電話那頭的老爸因被冷落而寂寞和失落的神情。所以老爸砍梅花樹枝，是不是有點類似於那些想引起大人們關注而故意搞些破壞的小孩呢？

當我意識到老爸需要甚麼時，我就開始找話和老爸說，沒想到我心目中一向嚴肅刻板的老爸說起他感興趣的話題時，會是那樣的神采飛揚、滔滔不絕。我真後悔自己沒能早一些去打開老爸的話匣。是的，人生本來不長，而且大多時光是幼稚和懵懂的，我們懂事的時間實在是很晚，也很短暫的。

經常聽到一些人說，等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要買樓、買車好好孝順父母。豈不知，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就是孝順了。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與其讓父母如此無限期地等待，還不如現在就打一個電話，給父母一聲溫馨的問候；有空就回家去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瑣事，把自己在外面的所見所聞講給老人聽；定期陪老人做體檢，陪父母去聽一齣戲、看一部電影，做一些立刻可以讓父母高興的事……這個能力其實你有！

趁着我們還清醒，趁着我們不多的幾年「懂事期」，抓緊做一些諸如孝順之類的明理事吧，因為，我們懂事的年華並不多啊！

■盡孝要趁早。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時移世易

各地女性是否矜貴自重，或是故作矜持涯岸自高，這皆與當時各國的經濟環境有直接關係。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戰打完不太久，經濟未復甦百廢待興，那時我們香港海員航船到韓（首爾、釜山或仁川等），不少青春韓婦上船尋工作，不待請求同意就逕自走入船員房，打掃乾淨撿去工作服髒內衣褲回家洗淨，第二天熨好送還，只要「隨緣樂助」給予三五美元作報酬就千多萬謝，送上十元八塊美元就自動洗淨上床寬衣解帶，而且多屬姿色豐盈並非甚麼「籮底橙」。主因是當時謀生困難，且全韓國男人少（戰死）供求不勻，如此情況下女性尊嚴自動大減價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不少台灣和香港船員都說送上兩條半新牛仔褲便有女伴陪夜，同樣的同一時期日本已經濟復甦，女性變得矜貴了。

供求比率上世紀八十年代東歐共產制度剛解體也有類似情形，那時東歐集團剛脫離前蘇聯統治，大量女性撲出西歐和亞洲「搵食」，大批正宗碧眼金髮美女大平賣，多由羅馬尼亞淫媒轉賣合約予西歐及東南亞，連剛剛賭業、夜遊業發達之澳門，各大小上中下等夜總會都有金髮白種「金絲貓」雲集。那一年港客、台客、日本客「狗公大隊」湧到「馬交」。阿杜曾經有位日本朋友在澳門「中國城」夜總會邂逅一個保加利亞女郎，他形容是人間極品，長得肌膚如雪，高大碩美，渾身微細金毛，而且體內發出陣陣香氣，使他相信中國清初有妃子被稱「香妃」是真事，此日本佬連續溫存一個月，錢財用盡，並和場方經理說好，下月到澳會用五十萬港元為此女贖身，然後帶她返日本結婚作為「自販」的過埠新娘。誰知一個月後他攜金由東京赴澳，美女已消失，經理說沒辦法，有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用高至百萬貴價即付款即帶走，赴吉隆坡去了。現在這些東歐金髮美人大部分是西歐最高價的女模特兒，望多兩眼都要付高價，果真是時移世易也。

演藝蝶影

小蝶

一睹梅葆玖風采

我是京劇門外漢，但知道梅蘭芳先生的公子兼傳人梅葆玖先生來港演出後連忙購票，欣賞他演出的《鳳還巢》，一睹大師風采。

《鳳》劇是喜劇，由不懷好意的丑生朱千歲和丑旦程雪雁從中作梗，險些拆散一段良緣。最後自然是喜劇收場，才子佳人得成眷屬，朱程二丑也結成夫婦。此劇笑位甚多，小生穆居易甫見丑旦時，竟以為妖怪登門，嚇個魂飛魄散，要拿起斬妖劍對付，引得觀眾席笑聲不絕。另一個大笑位卻是我看此劇的第一錯失——我剛巧要到戲院門外打電話，錯過了朱程二丑首次看到彼此的真面目時互相被嚇破膽的滑稽場面，只在門外聽到觀眾的嘻哈笑聲。在《鳳》劇中飾演丑生的黃柏雪和反串丑旦的孫世民都是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的優秀丑角演員，當晚受觀眾歡迎的程度並不遜於兩位男女主角。

梅葆玖飾演貌美品高的二小姐程雪娥，最後一幕穿上鳳冠霞珮出場。他出場時我覺得很奇怪，為何字幕會打出他的名字來，他不早就在過去兩個多小時中出場多次了嗎？可惜我在未清楚了解答案前便要提早離場，因為我下一個約會是緊接此劇的。我在官方網站得到的資訊是此劇全長兩小時，但那時台上已經演了兩小時四十五分鐘，我只得狠下心腸在未完場前離開。誰知當我在乘車時翻閱場刊，才驚覺原來我看了整晚的程雪娥其實是由另一位男旦胡文閣演出，梅大師要到最後一場才出場，我卻在那時候離開！雖然胡先生演得很好，但我卻是抱着欣賞梅大師的心態來到劇院啊！這是我在該晚的第二個錯失。

至於第三個錯失，則是我因為遲了進場（我看劇甚少遲到早退，那晚真是合該有事）而錯過了梅先生在演出前的清唱序曲，這又是從閱讀場刊時才得知的。哎呀，一晚損失三個重要場面，我到底搞甚麼鬼？家人知道後都掩着嘴笑說：「你待大老倌出場時才離座，真有你的。」

此山中

鄧達智

個人空間

雨又落下來了，愈下愈大，檔攤主人全無心理準備趕緊架起避雨膠布帆布。逛市場的遊客，從山上到湖區趁墟的少數民族的Pa-o、Danu、Shan、Taung yo、Kayah、Danaw或Inlay湖主人Intha各族急尋一方可保身乾之寸地，相信他們與中國雲南山區的苗、傈僳、怒族等少數民族系出同源，最明顯便是從傳統衣着可分辨出。

別人避雨的動作、面容，卻成了最愛捕捉人人獨特面部表情的筆者莫大享受時刻。名為「五日」（Five Day Market）的墟市並非每天開辦，在湖區不同地點輪流舉行。剛到那天，旅館主人告訴我，一旁的金頂大佛寺背後的墟期剛過，下一輪，隔一天的墟市不遠，乘船過去不用二十分鐘。

試過Bagan市場的精彩，感覺除風景的驚艷外，緬甸的市場尤其偏遠地區猶如中國山區二十年前，香港五十年前墟市的迷人氣氛，租了機動長船（外觀跟威尼斯的Gondola極像，價錢卻便宜許多），雖然緬東山區山明水秀的Inlay湖在過去二十年的旅遊開放政策引誘下已相當商業化，吃喝住都與大城市仰光、Mandalay、Bagan不相伯仲或更貴。雖然相比歐洲，仍有相當大的距離，總覺相距民生未免太遠。人情倒是鄉下人的親厚，例如旅館沒有WIFI網絡，主人說可到十分鐘船程外五星級Shrve Inn Tha酒店使用，還免費借出他們的私家船；這點，緬甸人的友善好客絕非世外的商業人士可比，就是過去馳名世界的微笑國度——泰國也已衰落（近年泰國通們也已開始咒罵泰國人的笑容愈收愈窄，商業氣味漸次濃重，難返二十年或之前的可人）。

差開來自法國結伴的多年好友與嚮導，好好享受一刻私人空間，全情投入欣賞人面風景，正舉機等候按快門時刻，女士冒雨跑過來用粵語笑着說：鄧生在那麼偏遠的山區也能碰到真好運！禮貌回應，女士沒有打過招呼告退意圖，分散了精神，錯失好些畫面。她更說：帶團來？在下並非靚仔李純恩、Jacky Yu，又非食神蔡生、韜韜或少年Michael，怎會帶團？

如非特別親厚的知己，多帶一個朋友也費事，旅遊於自己純為個人空間的享受，能去多遠便多遠，不說慣用語言，不過平素習慣的生活，不吃平常食物，要吃就吃至地道，這才不枉走萬千里路，只為享受做一個異鄉陌生人的自由。